

# 《猫的摇篮》:人类文明进化逻辑的反叛

张福勇<sup>1</sup>,秦轩<sup>2</sup>

(1.烟台南山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龙口 265706;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358)

**摘要:**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猫的摇篮》以讽刺、幽默、智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为我们讲述了高科技在物欲、权欲、性欲、贪欲等诱惑下失控的科幻故事。运用聂珍钊开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逻辑进程的三个阶段理论分析该小说,能够深化人们对人类文明进化逻辑的理解与认识。该小说呈现了人类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和极端追求,而这种崇拜和追求在后人类社会里导致了人类文明进化逻辑的悖逆。在生物选择上产生了进化混乱,在伦理选择上导致了人际关系错乱,在科学选择上引发了科技失控。在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和霸权政治的双重影响下,人性受到严重的扭曲,人类文明的进化受到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库尔特·冯内古特;《猫的摇篮》;生物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5-0022-06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后现代主义著名作家,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之一,被称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猫的摇篮》是冯内古特最受推崇的小说之一,然而我国评论界对它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其实,该小说在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猫的摇篮》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小说,它不仅是“冷战阴影下的一则政治寓言”<sup>[1]</sup>,同时也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合体<sup>[2]</sup>。该小说对许多非传统创作手法的巧妙运用,如语言游戏、碎片式写作、拼贴画等,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异化感、世界的荒诞性和生存危机意识等,都特别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究。本文将借助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逻辑进程理论,集中探讨《猫的摇篮》中高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思考。

《猫的摇篮》“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科技与人类生存相对立的世界,讽喻了科技的毁灭性力量,对现代西方社会科技至上主义可能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给予了批判和警示,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逐渐形成的危机意识”<sup>[3]</sup>。在20世纪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深刻影响之下,西方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人类生活的科学化和机械化倾向,这不仅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传统道德价值

观,也使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冯内古特借助小说《猫的摇篮》“对现代文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sup>[4]</sup>。在高度科技化的世界里,“人失去了其主体地位,也失去了自我,没有自由意志,精神世界变得极度空虚”<sup>[2]</sup>。作为关注社会现实并充满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冯内古特“以文学形式揭示科技发展可能对人类的危害,主张以人文主义精神加以控制和监督;突破思想禁锢,摆脱传统约束,以全新的时空观综合审视人类文明发展”<sup>[5]</sup>。

“猫的摇篮”喻指“所谓科技福祉的虚无”<sup>[6]</sup>。该小说讲述了科学家菲利克斯·霍尼克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发明了冰-9的故事。冰-9是一种在常温状态下可冻结一切的化学物质,但他不小心被它冻死了。他的三个孩子瓜分了余下的冰-9,却意外地将这种像原子弹似的物质丢进了大海,从而冻结了整个世界。科技对社会文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科技极度膨胀而人类对其又不加以合理控制,将可能导致社会文明的倒退、人性与道德的沦丧和堕落。不难发现,作者在小说中置人类于灾难、荒诞、绝望面前,显然与“人类中心主义”背道而驰<sup>[7]</sup>,更没有后人道主义对人类自身以外他者的关注,这充分揭露了“在霸

收稿日期:2022-04-12

作者简介:张福勇(1961—),男,山东荣成人,文学博士,烟台南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秦轩(1989—),女,山东烟台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权政治统治之下人性的扭曲”<sup>[8]</sup>。

## 一、生物选择与进化混乱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将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分为三个阶段：(1)生物选择；(2)伦理选择；(3)科学选择。如果说生物选择是外在或形式上的，那么伦理选择则是内在或本质上的，而科学选择则是整体的、理性的、面向未来的以及和谐的。第一阶段通过生物竞争选出了生物文明进化史上优秀的候选人：人类。第二阶段的伦理选择已将人与兽区别开来：“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sup>[9]</sup>第三阶段的科学选择是当下和未来社会的要求，它关乎对人性生态本质以及科技发展弊端的拯救。

在《猫的摇篮》中，人类进化的路线并没有像达尔文或赫胥黎所引导的那样走向成熟、健全、完善，相反似乎有退化的趋势。这样的进化如果任其发展，繁衍后代过程中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就会变得更加不可能。人类本是生物选择之下优于其他动物的高级物种，而《猫的摇篮》中却到处都是快要沦为低级动物的人或发育不完全的人，他们的长相很大程度上昭示了生物选择的倒置。

达尔文对自然选择中的“性选择”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些人中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一向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男子们为所系恋的女子彼此进行角力，而终于把胜利果实带走的总是最强健有力的一方了。”<sup>[10]47</sup>可见，雄性之间为争夺雌性而展开的较量也是生物选择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圣洛伦佐共和国的独裁者蒙扎诺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黑猩猩似的丑八怪”<sup>[11]88</sup>，而他身后却是绝世美女莫娜。由于癌细胞的不断扩散，他想让弗兰克接掌权力又拥有美女莫娜。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完全符合社会功能主义的定义。无论谁与莫娜搭配，组合的结果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系统或结构组织的存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也是个动态的过程”<sup>[10]97</sup>，因为人类的存在是个生死交替、不断持续的过程。莫娜在与蒙扎诺、弗兰克以及“我”的关系中，与其说她扮演了相同的角色，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配置的连续性，“就像社会结构是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中人的配置一样，结构的连续性也就是这种配置的连续性”<sup>[10]97</sup>。为了圣洛伦佐共和国的持久发展，莫娜作为男性争

夺的对象可以更替，并且也终将被后辈取代，但这种配置组合关系却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

约瑟夫·卡罗尔强调，“文学再现指在周遭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再现，这种再现的产生本身就是人性的基本动机，人性是再现的基本主题”<sup>[12]90</sup>。冯内古特鲜明地在作品中“再现”了人性问题。尽管人性的堕落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反过来对人性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卡罗尔“强调特定的文化系统对人性强大的塑造作用”<sup>[13]89</sup>。在这种理论视角下，圣洛伦佐共和国的堕落和宗教文化统治的混乱相互交错，共同上演了一部人类世界的毁灭史。此外，该小说的故事情节分别对应着卡罗尔所提出的七种类型人类行为动机：(1)存活；(2)技能；(3)交配；(4)养育子女；(5)亲缘关系；(6)社交关系；(7)认知活动<sup>[12]97</sup>。书中对这七种类型人类行为动机的呈现无不体现着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冯内古特在该小说中对上述七种人类行为动机进行了逆向书写，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切关注。作者以极具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对进化链条中的人性进行严厉的批判，展现了对人类情怀的崇尚，也揭示了“在科技主导的荒诞世界里，人的强烈异化感所导致的失落、幻灭的悲观厌世情绪，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担忧”<sup>[2]168</sup>。换言之，冯内古特的作品“对科学的畸形发展造成人性扭曲，扰乱生活的后果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和警示，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sup>[14]181</sup>。

## 二、伦理选择与关系错位

伦理选择关乎人性和兽性的选择。“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动物性本能完全凭借本能选择，原欲是动物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sup>[9]</sup>《猫的摇篮》里菲利普斯·霍尼克尔的形象始终是一种主流话语所排斥的兽性形象，他儿子觉得，“从远处看，父亲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玩意儿”<sup>[11]13</sup>，俨然一副怪物的外表。虽然他具备人类的头衔，但是他与主流的人类形象格格不入。事实上，“霍尼克尔是一个对人这类生物毫不感兴趣，只关心科研的异化者”<sup>[6]</sup>。他对身边所有人的极端漠视让人不免怀疑：他究竟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是冰冷的后现代主义时期科技的符号？在人性与兽性心灵的撞击下，一旦人性没

有占据主流,那么兽性将会引发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错位。

### (一)家庭伦理关系错位

在《猫的摇篮》中,家庭伦理关系的错位首先表现为父子(女)关系的混乱。女儿安吉拉扮演着照顾全家人的角色。弗兰克把她打得嚎啕大哭时,父亲却不理不睬。可见,父亲的心思全然不放在家庭上,他对应尽的家庭责任保持着无视冷漠的态度,这直接导致了家庭伦理关系的无序。这种无序是由漠视所造成的,因为关心他人似乎是他们一生都不会触及的情感禁区。由于父亲伦理身份的缺失,女儿充当了父母的家庭身份,但是她不但没有得到家人相应的尊重,反而成为弗兰克欺侮的对象。由于父亲权力体制的缺失,弗兰克的暴力倾向变得更加强烈,这也意味着他的为所欲为必将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果。“家庭是社会化的首要动因,在家庭中儿童获得适合社会的信念、态度、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sup>[15]594</sup> 作为父亲,无论霍尼克尔是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无论他终其一生的成就有多辉煌,他都无法弥补对子女关怀的缺失与教育的失败。在家庭关怀和教育方面呈现出的冷漠、放任与混乱以及他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缺失是家庭伦理混乱的直接原因,使得“三个怪癖的孩子”<sup>[11]21</sup> 精神匮乏,日后愈发怪异与偏执,而作者更是借机赋予了他们毁灭世界的权力。

家庭伦理关系的错位还表现为夫妻关系的冷淡。霍尼克尔的上司布里德曾愤慨地说道:“他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心地最善良、最美丽的女人,他的妻子,由于缺乏爱和理解而慢慢地死去,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愿动一动……”<sup>[11]76</sup> 纵使霍尼克尔的妻子是善良美丽的化身,她却在救赎其丈夫的人性生态本质方面未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 (二)社会伦理关系错位

社会伦理关系的错位首先表现为人的伦理存在危机。在工业社会以前,人类面临的对手是大自然,而征服大自然则赋予了人们极大的斗志与豪情,使人类变得强大和自信。进入工业社会后,大自然被压抑的社会取而代之,成为一股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人们总是感到自己生活在巨大的阴谋之下。圣洛伦佐共和国的民众在这种阴谋下感受到了无能为力而又痛苦绝望的存在危机。该危机由外因和内因构成,前者为圣洛伦佐统治下社会体制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后者则为宗教神

性对人们思想肆无忌惮的禁锢,从而使人的社会属性变得麻木化、极端化、封闭化、忧郁化和失落化。在寻找自我存在的轨道上,除了沉迷于所谓的科学研究之外,霍尼克尔仅仅找到了“猫的摇篮”这种游戏。他从自身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却只能在身外的世界里看到自己的存在,并从那里获取兴奋的激素。他和弗兰克一样,都沉迷于把各种不同种类的昆虫放在一个瓶子里,看着它们相互攻击而得到快感。他的这种怪异方式令人窒息,让读者脑海里浮现出他那狰狞的面孔,嗅到他那腐臭的人性。

社会伦理关系的错位也表现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的错位。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人的本性。人性是由动物性和社会性发展而来的,是人类受到自身的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经验认识。当虚伪性、贪婪性、禽兽性伴随着利益追逐问世时,人类便脱离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如果个体的非正常兴趣让他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会错乱不堪。霍尼克尔“是人类有史以来保护意识最强的人之一。没有人能伤到他,因为他对人根本不感兴趣”<sup>[11]22</sup>。博克依曾这样评价他:“倘若我过去真的领导过菲利克斯,那么我现在就能掌管火山、潮汐及候鸟和旅鼠的迁徙了。那个人是一股自然之力,绝非人所能控制。”<sup>[11]22</sup> 布里德也曾坦言:“有时候我怀疑他是否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比他对后人更不感兴趣的。”<sup>[11]77</sup>

工业文明使社会关系变得商业化,从而弱化了人性的生态本质,缺少对心灵净土的渴求。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当天,霍尼克尔在家吃过早餐后,顺手留下 25 美分的硬币作为小费。对此,人们不免诧异,因为他将现代商业的运作模式植入了家庭生活,于是,亲情化为了乌有,最亲密的夫妻也形同陌路。由此可见,霍尼克尔是在用一颗冰冷的心看待人世,使人性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的扭曲和破坏。

“当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剖析,发现并揭示出推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sup>[16]</sup> 冰-9 作为军国主义的产物,它的价值不断攀升,这预示着更大的潜在资本的产生。这让霍尼克尔的后代充分体会到了资本带给他们的物质享受。冰-9 成为霍尼克尔的三个子女手中最有价值的交换筹码,

物欲、性欲、权欲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从而开始了不择手段的交易,甚至“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符号/物品上”<sup>[17]659</sup>。牛顿娶了乌克兰美女辛卡;弗兰克用冰-9 换取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安吉拉换来了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霍尼克尔的子女们以各自的私心将冰-9 这种高端科技产品交换到错误的位置,而被错置的高端科技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让人类文明进化史终止。

社会伦理关系的错位还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伦理关系的扭曲。作品中博克依教遵循的原则是“我将要告诉你的所有真理都是无耻的谎言”<sup>[11]7</sup>。在博克依共和国,欺骗是无休止的,因为“真理是老百姓的敌人”<sup>[11]186</sup>。

《猫的摇篮》表现出的人性堕落,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衰落。人类学家汤恩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源于无法应对道德与宗教的挑战,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物质文明的挑战。人类因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宗教的本质不该是权威,而是爱与仁慈和奉献。“诚然,在这些格外睿智而温和的宗教及哲学传统基础上所建立的世界观,才是现前拯救全人类最大的希望。”<sup>[18]</sup>柏拉图认为,人性之弱点“使掌握权力的人尤其容易作恶”<sup>[19]72</sup>。《猫的摇篮》中的宗教人士和政客们看似各执一端,实则沆瀣一气,共同鱼肉百姓。“猫的摇篮”是他们编织的“象征人类劳而无功的一个黏糊糊的网,挂在没有月光的夜空里晾干”<sup>[11]</sup>。那么,人性的堡垒为何如此轻易地被攻破?柏拉图从伦理学的角度表述了人性的弱点:人性天然地倾向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任何场合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非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能得到更多的利益”<sup>[20]</sup>。荣格曾坦言:“当文化的发展偏离了正途,偏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来纠偏的总是集体无意识,总是我们深层的天性,那里面有宇宙的法则,有《老子》所谓大美,大德,大智,大道,大序。”<sup>[19]72</sup>虽然《猫的摇篮》对社会的批判强而有力,但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唤醒人类的美、德、智、道、序,重建人性的美妙,重建生态的信念。

### 三、科学选择与科技失控

科学选择主要涉及人性与生态、社会、自然、科技的相互影响。从堕落的人性造成科技弊端放大的角度着眼,探讨科学选择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科技可以是理性的象征,亦可以是疯狂的符号代

码。“如果人类没有监督科技,失去制约的科技就会导致科技专制与疯狂,可能毁灭生态系统甚至整个人类的所有生命。”<sup>[21]</sup>失控的科技,失去文明指引的科技,就会变成世界的毁灭性力量。作为贯穿小说的核心词汇,高科技“冰-9”有以下符号代码功能:(1)纯净的死亡。冰是水的结晶体,它透亮、纯净,却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毁灭一切。(2)时空的强力。9 是个特殊的数字,超过9 就要进一位,又回到1,因此9 是“多”的意思,也被引申为“高”和“深”。冰-1 到冰-9 的研发是力量日趋强大的标志,按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理论,冰-9 象征着无与伦比的强大威力,同时又因为它处在巅峰而更容易失控。

技术系统是“人与宇宙这两种物质系统联结的机械手段”<sup>[10]52</sup>。科学选择在正确地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同时,也科学地处理技术与权力的关系。“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是物质资本的补充,对它的掌握同样标志着社会地位的差别和权力的分配,占有一定文化资本的人实际上就具有了对社会的控制权力。”<sup>[5]124</sup>圣洛伦佐共和国是由蒙扎诺、博克依教创建者和美国海军将领厄尔·麦克凯布联合统治的。作者虚构这样一个南美小国,实则是映射了美国在这一时期极具扩张的霸权意识。小说中弗兰克用父亲的技术成果换取了少将军衔以及科学与进步部部长职位,最后荣升为独裁者,这无疑证明了科技可以带来权力体系的改变。如果科技不能与权力和谐相处,那么科技会在权力的作用下呈现出毁灭性。

科技和自然有时是对立的。自从工业文明发展以来,环境问题也随之出现。在科技的强大威力下,人类有时显得苍白无力,成为科技的奴隶。然而,近年来以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走到了时代的前沿,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以及生命的高度关联性。冯内古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的残酷现实,他曾评论道,“当我看到人们用这种复杂的技术制造核武器攻打日本时,我对科技曾经寄予的希望顷刻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恐惧”<sup>[22]15</sup>。作者更是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对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小说开篇的“约纳”“山姆”,以及第一章节的标题“世界毁灭的那一天”等,这些都无不暗示了世界末日的临近。

大自然既可孕育人类亦可毁灭人类。然而,

霍尼克尔欲将沼泽变成坚硬的土地以配合陆军作战。在战争的驱使下,人类不顾一切地改造自然,完全忽视了沼泽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强大调节功能。“疯狂的科学家们发明了一些能毁灭整个世界的炸弹。人人都知道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于是乎出现了大量放荡不羁的性行为。耶稣基督也在炸弹爆炸前10秒钟降临人间。”<sup>[11]221</sup>科学选择让我们意识到,大自然是一个生态系统,它的死亡即人类的终结。舍尔福德耐性定律可以佐证:一种生物能够存在与繁殖,要依赖一种综合环境的全部因子,只要其中一项因子的量(或质)不足或过多,超过了某种生物的耐性限度,则使该物质不能存在,甚至灭绝。结冰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存在对温度有着硬性的规定。倘若0℃以上也能结冰,整个水循环便会混乱、瘫痪,世界末日也将伴随生命之源的消失接踵而至。

“唯有不会死亡的东西是美妙的,而对我们,唯有与我们一起死亡的东西才不会死亡。”<sup>[23]322</sup>当大自然与我们人类共同走向尽头时,我们感受不到“与我们一起死亡的东西”<sup>[23]322</sup>。我们的子孙也没有机会为之做任何感想,我们感觉不到痛苦,一切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小说的最后一段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我是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我会写本关于人类愚昧的书;我会爬到迈卡伯山的顶峰仰面躺着,恐怖地嘻嘻笑着,对‘你知道是谁’嗤之以鼻”<sup>[11]306</sup>。

简言之,《猫的摇篮》不仅具有传统讽刺小说的深度和广度,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带给人们的刺激和快感,并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人性扭曲的批判母题,引发读者对人类文明进化逻辑的思考以及对生物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的深层探究。

“讽刺作品和奇幻小说既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全知全能的再现,也不是对情感世界曲折晦涩的表现,而是对心灵世界嘲讽式的游戏。”<sup>[24]39</sup>《猫的摇篮》是未知世界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揭示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社会生活,揭露了“一个混乱、冷漠、疯狂的后现代世界”<sup>[25]</sup>;当世界走向末日,人类文明进化史画上句号时,结局不是世界末日本身,而是任何改变、拯救机会的丧失。人性、自然、社会、科学不是生来就能和谐共处的,而是在矛盾中相互磨合,在批判中前进。冯内古特书写这段人类的愚昧史,不是为了暗示人类与文

明的别离,而是意在向世人发出警醒与呼唤:人类若不思后果,兽性泛滥,辅之以现代科技手段,毁灭的不仅仅是生命体,而是整部人类文明发展史。生物选择之后的人类文明能否驶向合乎道德的伦理选择,这关乎扭曲的人性能否得到纠偏,科学能否与自然为伴、与社会为友、与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这对“崇尚科学原则的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这正是《猫的摇篮》所要解答的问题”<sup>[1]</sup>。

### 参考文献:

- [1] 尚晓进. 虚构的另一种意义——重新解读冯内古特的《猫的摇篮》[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 [2] 徐世博. 《猫的摇篮》中后现代框架下的现代性[J]. 学术交流, 2007(7).
- [3] 雷月珠. 论《猫的摇篮》的社会批判意识[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 [4] 曾婷, 程静. 文明进步中的人与自然:《猫的摇篮》的生态批评解读[J]. 海外英语, 2016(10).
- [5] 罗小云. 拼贴未来的文学——美国后现代作家[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
- [6] 祝平. 倒下了, 冯内古特——美国文学界的一面旗帜[J]. 外国文学动态, 2007(4).
- [7] 韦清琦. 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4).
- [8] 王萃瑶, 蔡殿梅. 看见猫了吗? 看见摇篮了吗? ——以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解析《猫的摇篮》[J]. 英语广场, 2021(9).
- [9]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6).
- [10] 田兆元. 文化人类学教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库尔特·冯内古特. 猫的摇篮[M]. 刘珠环,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
- [12] Carroll J. 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 [13] 宋海萍. 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中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1).
- [14] 汪小玲.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5] Shaffer D 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 Adolescence[M]. Zou Hong, Trans.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05.
- [16] 顾智明. “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人的实践自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2).
- [17] 蒋道超. “消费社会”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

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8] Toynbee A J. The Genesis of Pollution [J]. *Horizon*, 1973(3).

[19]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教化哲学[M]. 刘焯, 编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0] 柏云彩. 反思科技:外国生态预警性作品中的科技形象及其生态意识[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1] 胡荣珂. 从科技视角浅析《猫的摇篮》的生态后

现代主义观[J]. 文学界(理论版),2012(3).

[22] 邓南遮. 火[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23] 张艳梅, 蒋学杰, 吴景明. 生态批评[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4] Rolston H. *Philosophy Gone Wild* [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9.

[25] 闫冰. 精神生态观在当代西方文学中的渗透——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猫的摇篮》为例[J]. 汉字文化,2020(3).

## Subversion of Logical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at's Cradle*

ZHANG Fuyong<sup>1</sup>, QIN Xuan<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Longkou 26570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Kurt Vonnegut's novel *Cat's Cradle* is a science fiction story that relates how high technology loses control under the desire for material, power, sex and greed with the postmodern art style of irony, humor and wisdom. Applying the theory of three stages of logic process in Nie Zhenzhao'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analyze the novel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logical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novel presents man's blind worship and frantic pursuit of high technology, which has caused the revolt of logical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post-human society. Evolutionary chaos appear in biological choic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isorder do in ethical choices, and uncontrolla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 in scientific choices. Under the double influences of spiritual crisis and hegemonic policy of the Western society, human nature is severely twisted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greatly influenced.

**Key words:** Kurt Vonnegut; *Cat's Cradle*; biological choice; ethical choice; scientific choice

(责任编辑 合 壹)